

石敏敏 著

普罗提诺的 “是”的 形而上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石敏敏 著

普罗提诺的 “是”的 形而上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罗提诺的“是”的形而上学/石敏敏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8-05907-1

I. 普... II. 石... III.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IV. B50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0741 号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哲 军

美术编辑 王小阳

普罗提诺的“是”的形而上学

石敏敏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4 字数 212,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5907-1/B·490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普罗提诺论“是”的形而上学	23
第一节 “是”的两种存在形态	26
第二节 论三本体之“是”	36
第二章 善与“是”的形而上学	61
第一节 至善与“是”的否定哲学	62
第二节 理智德性和“是”的形而上学	98
第三节 论灵魂的诸善和“是”的形而上学	125
第三章 论恶和“是”的形而上学	155
第一节 论恶的本性	156
第二节 论质料—恶	184
第三节 论质料—身体—灵魂—恶	206
第四章 自由意志和“是”的形而上学	234
第一节 自由意志和希腊化哲学	235
第二节 普罗提诺论自由意志和“是”的形而上学	242

结语：普罗提诺的“是”的哲学	265
附录一：普罗提诺年表	269
附录二：《九章集》的版本	272
附录三：普罗提诺著述年表和坡菲利的《九章集》排序表 的对照	274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90

导 言

普罗提诺(公元 205—270 年)是罗马帝国时期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这个“标签”似乎有些矛盾的地方,何以被称为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哲学家”呢?为什么不称为罗马哲学家呢?从历史的表象看,后者的称谓或许更符合事实。普罗提诺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出生于埃及,243 年随罗马皇帝哥狄安(Gordian)率领的军队往东征战,可能到过波斯或者甚至印度。远征失败后(244 年),逃回安提阿(Antioch),再辗转至罗马。此后直至去世,他都没有离开过罗马。从生平来看,他从未与希腊或者雅典有过任何关系。如果按照通常的哲学家的时代和国别归类来说,称他为罗马的哲学家更合适。

然而,在更多的时候,普罗提诺被称为希腊哲学家。这不仅就他的哲学道统来说,是对于柏拉图主义传统的阐释和发挥,而且在我看来,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发展了希腊哲学对于智性因素在人生中的兴趣。希腊人对于智力有一种特殊的热爱,这是希腊被称为哲学的故乡的根据所在。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智力的形而上学,它把智性当作人存在的最重要根基。回到智性,就是回到了生命直观的本身。在罗马哲学中,这种兴趣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本土所孕育的伟大哲学家如西塞罗、塞涅卡、

普卢塔克和爱比克泰德等等,他们的思想都只在于实践的角度,或者是政治学的、或者是伦理学的、或者是心灵哲学的。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兴趣,很少是从智性的因素来关注的。他们提供更多的的是人生的格言和哲理,是从自然性情感的角度来论述哲学原理。西塞罗虽然自称是要把柏拉图的学说在罗马发扬光大,然而他的思想中没有一点儿柏拉图哲学的理智德性的踪影。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对于罗马时代的哲学家而言,普罗提诺显得确实与众不同。他的哲学有强有力的思辨形式,运用极为希腊的语言来表达思想的形而上学奥秘。虽然与同时期的哲学有相同的宗旨,普罗提诺的思想旨归也是心灵哲学,然而它是典型的以思辨和准确性的论证为形式的希腊方式的心灵哲学,不是基于人生感悟的罗马的心灵哲学。在这一方面,坡菲利对于普罗提诺有着准确的理解。他在比较了普罗提诺与中期柏拉图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同时代的罗马思想家之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努美尼俄斯(Numenius)、克洛尼乌斯(Cronius)、摩德拉图斯(Moderatus)以及色拉绪罗斯(Thrasyllus)的同一主题的著作在精确性上根本无法与普罗提诺相媲美。阿美利乌斯(Amelius)继承他的衣钵,基本上主张同样的思想,但在阐释中有所扩充,并且其迂回的阐释方式受到与普罗提诺相反的倾向引导。”〔1〕换言之,普罗提诺是希腊地哲学式地思考心灵家园的思想家。

〔1〕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20节。见于普罗提诺《九章集》。本书的普罗提诺及坡菲利的引文均出自两个版本:《论自然、凝思和太一》(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九章集》(精选本)(石敏敏译),道风书社,2006年。本书后面只注明《九章集》引文的章节,因为这项翻译持续了七年之久,前后有些变化。书中普罗提诺的引文主要采用这两个中译本的译文,然而为了统一,又根据英文本有所修正,并注出英文本的出处。需要说明的是,引文内容基本上符合中译本,只是为了术语上的统一,本书才根据英文本略有修正。

关于普罗提诺的哲学,还有一点需要着重地提出来讨论,这就是他的思想的独特性。普罗提诺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这个“新”当然既是指区别于“中期”柏拉图主义,也是区别于柏拉图本人的思想而言。普罗提诺被称为罗马帝国时期“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甚至被称为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柏拉图”,也是与这个“新”相关的。那么,什么是普罗提诺的这个“新”柏拉图主义的内涵呢?在这方面,西方学者们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今天才有较大的突破,在国内学术界却依然是有待突破的一个领域。

这个“新”当然不是指今天有多少的现代性视野被附会为普罗提诺的内涵,如普罗提诺哲学的主体性理论与康德及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关系,普罗提诺的灵魂和意向性与现象学的关系等等。这个“新”相对的是柏拉图和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这个问题在普罗提诺的时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据坡菲利的记载,普罗提诺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说普罗提诺是剽窃了中期柏拉图主义等思想家的著作。“阿美利乌斯告诉我们,当有来自希腊的人开始谣传普罗提诺剽窃努美尼俄斯、特里风(Trypho)、斯多亚和柏拉图主义思想的时候,他就写了我们称为《论普罗提诺与努美尼俄斯思想之区别》的著作。他以巴西来乌斯(Basileus)之名将此作献给我。事实上,巴西来乌斯就是我的名。”〔1〕《九章集》的英译本译者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向我们指出,这主要是指三本体(太一、理智、灵魂)理论上普罗提诺与努美尼俄斯的相似性。他指出从散布在后来作家中的引文和参考文献的材料看,努美尼俄斯与普罗提诺的体系确有类似之处,尤其是三位神的渐次级别:第一善或心灵、第二心灵、作为得了灵魂的神性存

〔1〕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17节。

在的宇宙。然而,英译者又指出普罗提诺所构想的三本体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差别。因此,他认为阿美利乌斯和坡菲利声称他们的导师具有原创性是完全正当的。

然而,英译者阿姆斯特朗的观点还是基于一个比较传统的关于普罗提诺的“新”的看法。当然阿姆斯特朗指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充分注意到了普罗提诺哲学的特殊之处,指出这种论述的细节上的独特处理是普罗提诺思想研究之独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在于什么是普罗提诺之“新”的整体视野。若就三本体思想的基本构想而言,一般读者很难将普罗提诺和中期柏拉图主义区分开来。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将灵魂的下降和回归之路当作普罗提诺哲学的基本特征或者主要内容,也很难将普罗提诺和柏拉图及中期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区别开来。我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是,如果离开了这些一直被认为是普罗提诺之“新”的哲学特征的主题,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普罗提诺哲学的“新”的主题?在我看来,这才是成就普罗提诺之为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柏拉图”的称号的依据所在。

本书把这个大问题当作需要解决的主题进行讨论。切入到这个论域的根基的,是需要去澄清什么是普罗提诺的“问题意识”。一般而言,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都有一个毕生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例如柏拉图要处理“理念/相”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从批评柏拉图的“理念/相论”入手,建构他的“形而上学理论”。在现代哲学中,这就更加清楚了。海德格尔所终生思考的是“存在/是”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所思考的是语言的“意义理论”。那么普罗提诺所思考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恐怕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把握普罗提诺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单纯地从普罗提诺的哲学来看普罗提诺,他似乎没有明

晰的作为“问题意识”来解决的“问题”。

确实,这个难题是由对普罗提诺哲学的关注点的屏蔽所致。如果只关注普罗提诺的本体论哲学,是难以把握到普罗提诺的真正的问题的。从《九章集》讨论的篇幅看,它的主题是“灵魂论”。几乎任何一卷和任何一篇,普罗提诺都是从“灵魂”来讨论与理智世界或者受造宇宙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灵魂论是一个关节点,它在本体世界中处在底端,又是受造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即使如此,关于灵魂,还是有两种不同的切入角度:一种是垂直的,另外一种是平面的。垂直地切入就是关注灵魂的上升和下降的道路;平面地切入则是分析灵魂内部的关系,准确地说是与“是”(On/Being)的关系。看起来,这似乎是两个相同的原理,因为从灵魂的垂直切入而言也是要涉及灵魂与“是”的关联。然而,它们是有所不同的。从垂直切入的角度而言,关于灵魂的描述重在其本体论特性,或者说由灵魂的本体论被渐次地取代为理智的本体论和太一的本体论,灵魂最终是被取代的。就平面切入的角度而言,却不是一个灵魂本体论被取代的问题,而是始终在于分析灵魂与本体的“是”的关联,是重在分析灵魂与理智本体的关联,以及与受造宇宙的关联,是重在两者的关联性分析。这样,灵魂始终是被分析的中心,而不是被取代的对象。只是灵魂中所存在的本体向度和受造世界的向度(“是”的问题)被依次呈现出来。接着是描述灵魂中的理智德性,不仅在于描述它如何重新回归,更在于提高到理智的层次,形成对太一的直观/凝思/看。

如果从这样一个进路来了解普罗提诺的“新”之于柏拉图主义的关系,那就有了较为确切的根据。柏拉图和中期柏拉图主义都是从垂直切入来关注灵魂论的,他们实际所关心的不是灵魂论,而是一个理念论的问题。这是基于“终极性”理智论的分

析角度。然而,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可能与他的时代、也与当时的基督教思想的挑战有关,他处理灵魂问题的方式却是末世论的。在普罗提诺看来,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神圣世界的重新归入需要怎样的更新?他是从末世论的角度,从“死”的角度来考虑“生”的。普罗提诺的这种问题意识,颇有些犬儒学派的因素。根据坡菲利的记载,普罗提诺临死前相伴于身边的欧司托克乌斯(Eustochius)报告道,当濒临死亡的时候,普罗提诺说,“我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了。”然后又说,“务必把我们里面的神带回到大全的神圣中!”当一条蛇从他躺着的床底下爬过,消失在墙洞里的时候,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此时正值克劳狄乌斯(Claudius)统治的第二年年末,普罗提诺享年66岁。^[1]可以作为佐证的还有,普罗提诺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他的出生日期,因为他不想有人纪念或庆祝他的生日,虽然他在传统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生日时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并招待朋友们。^[2]这些主题都表明普罗提诺对于“生”的冷漠,而这样一个关注必然是从“死”的末世意义上了解才可能达到。这种对于“生”的冷漠或者对于“死”的终生经验和承担是从身体属性的角度分析,最终在理智本体的角度得到支持。因此,普罗提诺关于灵魂多向度的关联性分析,虽然基于柏拉图主义的灵肉二元论,然而他分析的角度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个与灵魂的末世论相关的哲学向度也被分析为灵魂与身体的关联中呈现出的“是”的特性。如同柏拉图一样,普罗提诺对于身体持苛刻的态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点上,他既同于柏拉图又有所不同。普罗提诺对于身体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羞耻感,这从坡菲利所记载的相关的几个事例中可以

[1][2] 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2节。

看出。坡菲利说：“我们时代的哲学家普罗提诺似乎对自己的身体深以为耻。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从不愿谈论自己的家族、父母或出生地。他还坚决反对给他画像或雕塑，以致当阿美利乌斯劝说他允许为他画像时，他竟然说，‘何必呢，难道拖上自然捆绑我们的这个形体还不够吗？你竟还要我同意为这形体画像，要在我死后让它长存，难道它真有值得一看之处吗？’”〔1〕坡菲利还记载说，普罗提诺一直远离公共浴室，只在自己家里让人按摩。在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他的按摩师去世后，他就停止了这种治疗，不久就感染了严重的白喉病。随着咽喉病的恶化，他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视力也变得模糊，手和脚都溃烂了。〔2〕普罗提诺甚至宁愿死，也不愿意去公共浴室，也不愿意再去寻找一个按摩师。这在希腊罗马文化中都是非常特殊的，更具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尽管身体是需要被抛弃的坟墓，希腊人对于形体的美的描述还是常见于他的著作中，然而普罗提诺则是尽可能地避开这样的描述。当修辞学家狄奥法尼（Diophanes）为柏拉图《会饮篇》中的阿尔西庇亚德（Alcibiades）辩护，说，为了提高德性修养，即使导师欲求弟子的肉体，弟子也应该服从时，普罗提诺几次站起来欲离开会场，虽然他最终控制住了自己，然而演讲结束后就要求坡菲利写文章进行批驳。当坡菲利在众人面前宣读他的反驳文章时，普罗提诺非常高兴，说“如此当头一击，就像一束光照到人身上。”〔3〕

就普罗提诺来说，身体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只是“坟墓”那样

〔1〕 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1节。

〔2〕 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2节。

〔3〕 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15节。

简单。在他看来,身体更像是“死亡”之于“生命”的困扰,身体越出了一种形体性需要被克服的存在物的物理性描述的局限,被隐喻性地加以使用。在他临终时,普罗提诺对于身体之死的期待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在他对于要给他画像的态度上看起来。这个隐喻性的原理在于不仅仅是克服身体的诱惑,在普罗提诺的思想中,他没有在重复柏拉图的这个“诱惑”的主题,他是要对身体的存在作彻底的解构,或者说作彻底的否定性分析。正如他对于太一作否定性的分析一样,普罗提诺从关于身体的末世论达到了对于太一的盼望。因此,当他的一个弟子表现出与他同样极端的对于身体的态度时,他认为这是一种真正哲学的方式,号召弟子们向他学习。〔1〕

从这个末世论的角度,普罗提诺所要达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抵达理智世界。在我看来,普罗提诺所谓的抵达理智世界,依然是就灵魂论而言的。如何解释?普罗提诺是在灵魂中寻求理智的直观性呈现,并且是寻求对于太一的凝思。在这个方面,奥古斯丁是比较正确地理解了普罗提诺的。奥古斯丁从心灵三一的角度指出在人的心灵中有着灵魂(圣灵)、理智(圣子)和太一(圣父)的同等性“同时性”呈现。我们很难说,灵魂通过不断地卸下外在性的领域而一个又一个地上升为太一,这是不可能之事。否则灵魂本体也会成了理智本体,从而成了太一本体。最终在逻辑的角度上就只剩下太一本体。这当然不会是普罗提诺所说的从末世论所开启出来的本体论异象。在普罗提诺的思想中,这种本体论异象还是由灵魂本身的“遗忘”来完成的,通过遗忘,要在灵魂中呈现出本体的“是”,由此人始终处在直观之中,生命始终处在光照之中。换个角度来说,这与普罗提诺对于身

〔1〕 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7节。

体的态度又是相关的。正如灵魂不再处在与身体的关联中,完全地离开了身体的限制,在理智里面正是表征出了对于“身体”的这种离开。这种分离的根本在于它建立了与理智和太一的牢固的关系,而不会有所动摇。

在普罗提诺的传记里面,坡菲利也是努力地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普罗提诺的这种灵魂的超越性向度的,这是从身体之死中所获得的末世论视野的救赎论异象。或许坡菲利有些夸张,然而这些记载仍然可以说明普罗提诺的理智德性的特征。“他全身心地沉醉于思想之中;令我们所有人惊异的是,他终生保持着这种状态。他自始至终在自己的思维中开动思想的列车,既然他已经在思维中把思想理得井井有条了,因此一旦写出来就是一气呵成之作,就像他是在复制一本书。即使与人交谈时,只要是进行持续的交谈,他也保持思想列车的行进。在交谈中,他可以把必要的部分充实完善,思想集中,不中断正在进行的思考。即使交谈的人走了,他也不修改已经写下的文章,因为正如我说过的,他的视力承受不了这样的事。他就以这种方式同时与自己 and 他人交往,除了睡觉,他从不放松注意力的自我分散:藉着吃一点点食物,经常甚至不足一片面包,持续地专注于心智上的玄思,他甚至减少了睡眠时间。”〔1〕坡菲利甚至说,“他讲话的时候,满脸都被灵智之光照亮:他的外表始终具有一种魅力,在讲话时就更显得动人心魄:他和婉地质问,仁慈之心溢于言表,回答问题时不但显示了对提问者的爱护,而且显示了他的理智能力。”〔2〕因此,末世论所最终抵达的是灵魂的理智德性,回到“是”之为“是”的本体论。这样一种描述,在类似的第欧根

〔1〕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8节。

〔2〕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13节。

尼·拉尔修关于其他思想家的记载中都是不曾有过的。这说明普罗提诺关注灵魂论的向度,确实是基于对“是”的不同的本体论指向。

二

普罗提诺的著述都保存在他的《九章集》中。与其他古典思想家不同,他的《九章集》几乎无一缺失地保存了下来,^[1]这种情况在古代作家中并不多见,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文本。

但是,这并不表明研究普罗提诺是件容易的事。相反,普罗提诺哲学的研究极其困难。首先,它受到坡菲利编排范式的特别干扰。普罗提诺写作《九章集》,并不是基于一种体系性的设想,没有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哲学”概念。他完成的只是五十四篇单篇论文,如果不包括酝酿的过程,整个写作过程持续了15年。五十四篇论文是独立地构思的,当然有普罗提诺的一贯思想。从坡菲利的记载看,这些论文显然也不是讲课稿。普罗提诺在讲课时,似乎更像是一个“会议”主持人,自己作一个“导论”,然后由学派的成员自由讨论。由于他鼓励学生提问,因此课堂总是缺乏秩序,还有大量无意义的闲聊,^[2]然而,又不能说论文与讲课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涉及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三个本体的思想。坡菲利说:“从伽利厄努斯统治初年(254

[1] 伊莱亚斯(Elias)曾提到普罗提诺写过《论自愿死亡》的单篇文章,但是在迄今所存的《九章集》中却没有。只是在普罗提诺的其他文章中(Ennead I.4.7-8和I.9)提到三种有关自杀可以接受的充足理由。因此,可能这篇文章已经佚失。参看 Plotinus on Voluntary Death, see in Plotinus, *Ennead* I, p.32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3节。

年)起,普罗提诺已开始写作,其主题都来自于学派的聚会。在伽利厄努斯统治的第十年,当我首次认识他时,我发现他已经写了十一篇著作,我还发现很少有人得到这些作品的抄本。抄件的传播仍然是件困难而令人忧虑的事情,绝非简单容易;那些得到这些作品的人都非常仔细地阅读。由于普罗提诺本人没有给它们拟定标题,因此各人给其中几篇文章加上了不同的题目。以下这些是最终流行的标题。”〔1〕坡菲利所提到的这十一篇论文依次排列,分别是:1.论美(I.6);2.论灵魂不朽(IV.7);3.论命运(III.1);4.论灵魂的本质(IV.2);5.论理智、形式和存在(V.9);6.论灵魂坠入肉体(IV.8);7.本原之后的东西如何产生于本原;兼论太一(V.4);8.是否所有灵魂都是同一的(IV.9);9.论至善或太一(VI.9);10.论三个原初的本体(V.1);11.论本原之后的存在的起源和秩序(V.2)。在普罗提诺写作的初期,他已经提出了三个本体的思想,这是他终生都在思考的问题,然而作品完成的无序性似乎又说明,他不是以概念式的、体系性的方式在写作。

普罗提诺虽然在写作初期就提出了三本体的思想,它们之间关联的构成仍然不是坡菲利所设想的主题式和体系性式的演进,例如人论、自然论、灵魂论,接着是“是”论,这样一种黑格尔式的逻辑哲学体系。坡菲利在讲到自己所获得这五十四篇文章的情况时也透露了这一点:他的五十四篇论文更像是关于每次讲课主题的总结,风格里面明显包含着普罗提诺讲课中沉思、质疑、推进和重复的痕迹。不过,这样说的时候仍然需要对“所谓讲课主题的总结”作谨慎的理解,只是说他以“讲课”的显示主题明确方式来写作。普罗提诺的著述就像是一个在课堂上独白

〔1〕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4节。

的老师,自言自语,反复讲论一个主题。这些文章带有上课的方式,并不真的都在课堂讨论中发生过。普罗提诺晚年已经再没有讲课的可能,然而还是保持着这样一种叙事的方式。普罗提诺著作中的这种“沉思、质疑、推进和重复的痕迹”,无宁说与坡菲利所描述的有关于他的独特思想方式有关,他全身心地沉醉于思想之中;令我们所有人惊异的是,他终生保持着这种状态。^{〔1〕}如果我们信任坡菲利的洞察,那么普罗提诺终生都对同一个主题保持着重复的理解是可能的。由于他始终是在沉思之中,在沉思之中自我质疑,那么他没有因其疾病和痛苦改变过这一主题也是可信的。再者,由于他的所有著作都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的,他没有把每篇论文都根据体系性的形式作概念式的规范也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述这种共同的主题呢?坡菲利说:“我认为不能让诸卷书处于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的混乱中,我要仿照雅典的阿波罗多鲁(Apollodorus),他把厄庇卡尔玛斯(Epicharmus)的喜剧作品编辑成十卷本,我也要仿照漫步学派的安德罗尼柯·伯里帕忒特(Andronicus Peripatet),他根据主题把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的书分类编辑,把相关的讨论主题放在一起。由于我手头有普罗提诺的五十四篇作品,因此我就把它们分成六册,每册九章。能够发现六带九这完美的数字,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在每个九章中,我把相关的文章放在一起,把难度较小的放在前面。”^{〔2〕}而我以为,普罗提诺不断地以“沉思、质疑、推进和重复的痕迹”进行写作,在每个单篇的论文中,都可以看出来普罗提诺思想叙述的这个典型的特征:每一篇论文都似乎

〔1〕 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13节。

〔2〕 坡菲利,《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第24节。